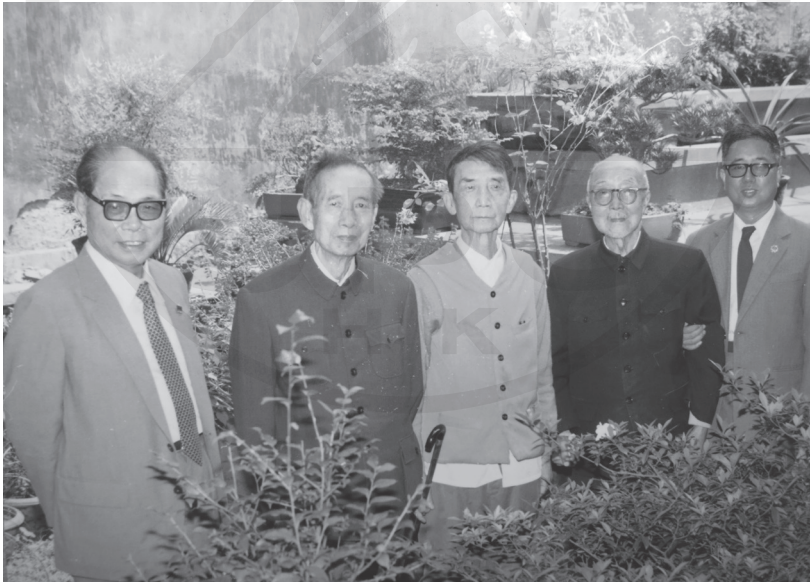




1951年馬識途在成都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。



1984年9月張秀熟90歲生日時合影。左起：馬識途、沙汀、艾蕪、張秀熟、李致。



1987年秋馬識途與巴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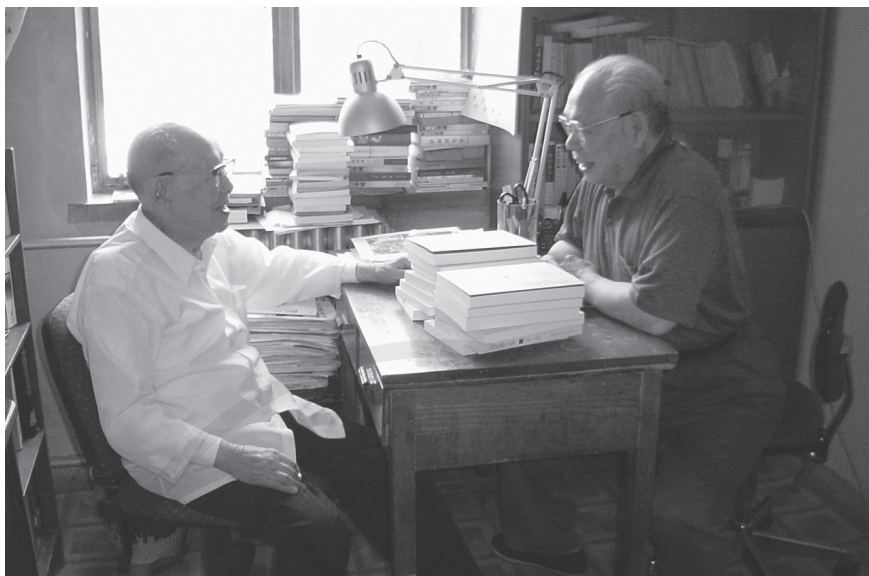
1987年馬識途與巴金、張秀熟、沙汀在李劫人故居合影。



2004 年在昆明與原飛虎隊隊員重聚。



2005 年西南聯大老友會合影。



2006 年馬識途與周有光合影。



馬識途與涂光熾合影。

巴金

中國的良心

巴金回家

文學泰斗巴金老人是我最崇敬的中國作家。我曾經不止一次自以為是地說過，如果說魯迅是中國的脊樑骨的話，那麼巴金就是中國的良心。巴金一生別無所有，只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支犀利的筆。他用這顆心和這支筆，為中國人民的苦難而痛哭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戰鬥，為中國人民的新生而歡呼。當中國人民遭受挫折時，他負罪式地進行深沉思索和靈魂拷問，告誡人們不要忘記教訓。巴金老人正是以這樣高尚的人品和精湛的作品，為中國文壇作出卓越貢獻，蜚聲海外，許多國家為他頒發紀念獎章。在國內，巴老的作品幾乎婦孺皆知，連小學生都知道有個“巴爺爺”。問一問上世紀三十年代走向進步和革命的青年，幾乎人人都會回答讀過巴老的《家》，並且深受其影響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其後，他又創作了一系列的著名作品，給中國獻上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特別是在“文革”以後，他經過理性思考，用他洋溢感情的筆，寫出了一系列說真話的書，更引起了文壇和國內外人士的高度關注。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，據報載，前國務院總

理溫家寶同志到上海看望過巴老，他讀了巴老的《隨想錄》，“受到極大的震撼，感到那是一部寫真話的著作”。一位日理萬機的國務院總理居然能把巴老的這部書通讀一遍，並從中汲取精神力量，這令人感動不已。

巴老是成都人，對家鄉有特別深摯的感情，每逢文代會上見到巴老，我都會邀請他回家鄉看看，他也熱情地表示一定要回來。1987年秋，這個願望終於得以實現了。巴老回到成都便說，他“帶回一顆心來了”。巴老在很短的時間內，不顧身體的疲勞，參觀訪問，對故友新交熱情地接待懇談。特別使他高興的，是和老朋友張秀熟、沙汀、艾蕪的多次相聚。我也忝列末座。我們五人曾到新都寶光寺、桂湖、草堂蜀風園、李劫人故居菱窠相聚，晤談甚歡。我曾奉命題寫“桂湖集序”，並賦詩以紀其事。我至今記得，一首詩裏有“才如不羈馬，心似後凋松”，還有一聯“問天赤膽終無愧，擲地黃金自有聲”，大家都認為寫出了巴老的品格和氣質。我們在訪問他的老友李劫人的故居時，巴老在留言簿上寫道：“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來看望人兄，我來遲了！”他對已故老友的感情，使我們在座的無不涕淚欲下。巴老在離開成都回上海時，特意帶走了一包家鄉的泥土，足見他對家鄉的眷念之深。

我要學說真話

作為巴老的後輩，我十分尊敬他，他對我也多有關愛。每次全國作代會，我們都要見面懇談。在巴老九十歲時，我專程到上海為他祝壽，他更是熱情接待，並題贈我一部綫裝本的《隨想錄》，十分珍貴。

更使我不能忘懷的是，多年前據李致同志告訴我，他到杭州去看望巴老時，巴老以幾乎無法寫字的右手，題贈一本其新出的《再思錄》給我。足見他對於我這個文學後輩的關懷。因此，我回贈了巴老一本我的雜文集《盛世微言》，並在扉頁上題了這樣幾句話——“巴老：這是一本學著您說真話的書。過去我說真話，有時也說假話，現在我在您的面前說，從今以

後，我一定要努力說真話，不管為此我將付出什麼代價。”這是我對巴老立下的誓言。

巴老去世時，我因病無法趕到上海送葬，特派我的女兒專程到巴老的靈前讀我的《告靈文》。在這篇《告靈文》中，我再度向他立誓：“而今而後，我仍然要努力說真話，不說假話，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價。”我知道，真話不一定是真理，但是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，說假話永遠不能接近真理。

巴金說“無為而治”

有一件巴金老人的軼事，二十幾年來，一直保存在我的腦海裏，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逐漸被我淡忘了，有些具體細節已記不清晰。我只是奇怪，當時有好幾十位資深的作家在場，為什麼沒人把這件軼事公之於眾呢？我想並不是因為這是雞毛蒜皮的小事，無足掛齒。難道是因為牽扯到大人物，“畏大人言”乃安全之策？但是時過境遷，現在已不必諱言了。是何緣故讓大家緘口不言？莫非是我的記憶裝置出現短路，張冠李戴了？因此，我雖常常想到這件事，也不敢寫出來。

2004年第五期的《隨筆》雜誌上，有一篇丹晨同志的文章《巴金和胡喬木》，我讀後才想起來，確有此事。而且這是巴金老人一次重要的發言，敢於和手握權杖、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唱反調。參加過那次座談會、至今還健在的老人大概不多了，我作為一個親臨其事的老人，不說出來總覺得不痛快，這也算是對丹晨同志的文章的補充和旁證吧。

1982年11月的某日，在北京舉辦的某次全國作代會理事會上，我作為理事，見到了巴老和其他許多著名作家。巴老還是那麼健朗，讓我深感欣慰。這次由胡喬木代表中央邀請幾十位著名作家舉行座談會，我也忝列末座。那次座談會的主題是什麼，我已經記不起來了，但很可能與趙丹去世前發表的一篇文章有關。現在還健在的一些作家大概還有印象，那年趙丹

病重垂危，在醫院寫了一篇名為《管得太具體，文藝沒希望》的文章，發表在《人民日報》上，立刻引起沸沸揚揚的爭論，支持趙丹的觀點的作家、藝術家不少。巴老也明確地贊成趙丹的看法，我記得他在給《青年作家》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。但是文藝界的一些人，特別是管文藝的某些官員，大不以為然，對這個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評。胡喬木趁此次作代會理事會，也許想在作家的思想領域裏進行一點“清理衛生”的工作吧。

座談會開始後，許多作家發了言，巴老也做了發言，詳細內容我記不起來了，只記得他當時談到同意趙丹的意見，說黨不要管得太具體，文藝界的事情，應該由文藝界通過自我批評來解決。巴老明確提出，要“無為而治”。巴老的這一席話，馬上得到大家的鼓掌贊成。

胡喬木面對這樣的場面，就不得不作出帶有總結性的發言了。當然，在這麼多重量級老作家的面前，他還是表現出了和大家討論問題的誠懇態度。但也因為這樣，他的講話在我們聽來，總覺得在“彎彎繞”，大家都明白他是針對巴老的發言而講的，但他沒有點巴老的名，甚至沒有否定“無為而治”。聽起來他在做一篇討論“無為而治”“無為而不治”“有為而治”“有為而不治”的哲學分析，他在這幾個命題上繞來繞去，說了許久，卻始終沒有正面批判“無為而治”。當時社會上是公開批評“無為而治”的，認為這是“一股企圖脫離黨的領導的逆流”，胡喬木卻說不同意這樣的看法。但是大家都聽得出來，他認為“無為而治”可能會導致“無為而不治”，出現紊亂，他追求的是“有為而治”，要好好領導，促使文藝繁榮，決不能像“四人幫”那樣“有為而不治”，把文藝界搞亂了。聽起來他總的意思是要加強黨的領導，決不能脫離黨的領導。當然，也要改善黨的領導。

這次座談會的效果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從我接觸一些作家時的事後閒談聽起來，大家好像並不以為然。大家對胡喬木主張的“有為而治”持保留態度，而對於巴金老的“無為而治”表示贊同，不是不要黨的領導，而是不要管得太具體，橫加干涉。

附帶說一句，當時參加這個座談會的大多都是資深的老作家，大概大半已經作古了，能活到像我這般年紀的人不知還有沒有，讓我姑妄言之吧。

附錄

1987年10月5日，巴老以八三高齡自滬返蓉訪老友，尋故居，與同齡老作家沙汀、艾蕪暨川中耆宿九三老翁張秀熟歡敘蓉城，誠文壇盛事，余忝列末座，省委領導於草堂蜀風園宴請“五老”時，感賦七律、五律各一首以求正。並奉沙老之命，作《桂湖集序》於五老簽名紙前。

五律迎巴金老歸

錦城秋色好，清氣滿蒼穹。
美酒酬騷客，墨緣結玉鐘。
才如不羈馬，心是後凋松。
翠羽搖天處，依稀晚照紅。

七律呈巴金老

巴山蜀水路千程，十月秋光照眼明。
磊落當年滄海去，逍遙今日錦城行。
問天赤膽終無愧，擲地黃金自有聲。
窮達升沉身外事，知交把酒結鷗盟。

五律在桂湖寶光寺迎接巴老遊楊升庵桂湖故居

桂湖迎遠客，秋樹聽蟬吟。
寶寺煙如霧，東籬菊似金。
文章風絕代，道德景文林。
滿引三杯酒，壽觴一片心。

草堂蜀風園宴上口占七絕一首呈巴老

浣花溪畔草堂東，滬海歸來醉蜀風。
竹椅敞軒堪入夢，隔籬老杜喚巴翁。

奉題巴金、張秀熟、沙汀、艾蕪遊桂湖簽名冊 1987 年中秋

巴山蜀水佳麗地，金秋送爽中秋時。
湖塘雖無擎雨蓋，東籬還有傲霜枝。
誰說人生如參商，四老歡聚已如期。

